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长芦盐：千船万担过南川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摄影报道

“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粒盐甘如果，游舟鲜过花。”在清代沧州诗人刘梦《述沧州诗》中，沧州城外运河上商贸繁荣景象如此热闹。诗中“粒盐甘如果”一句说的便是长芦盐。古代，沧州的长芦盐、漕粮、沧酒、金丝小枣、御河棉等地方特产，通过运河这条经济大动脉发往全国各地。

12月5日，记者沿着运河畔南川楼码头一路向北直到盐场码头，这条长约3公里的堤顶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沧州古城池的“西部盐路”。走在路上，时光倒流，记者仿佛看到运河中漕船帆影片片、长芦盐剔透晶莹，垛满船身，北上京津、南下江浙，既能为天子调羹，又能为黎民增味，因此名满天下。

位于黄骅的河北海盐博物馆内的古人制盐场景（资料片）

沧州是长芦盐的发源地 南川楼位于批验盐引所内

盐，这种承载着生命之光的结晶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被称为“百味之祖”。我国食盐来源主要分为三类：井矿盐、湖盐、海盐。

长芦盐区便是海盐的主要产区，也称河北盐区，是中国最古老和最大的盐区之一。盐区北起山海关，南至今黄河河口的渤海沿岸地区。沧州是长芦盐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其境内黄骅、海兴等沿海区域盛产海盐，盐业生产历史悠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部沧州盐业史就是一部长芦盐业史。

据《沧州市志》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沧州即为重要的海盐产地。两汉于章武县（治今黄骅市）设盐官，东魏于沧、瀛等州置盐灶。唐宋时期沧州为河北盐的主产地。金代，设沧州盐使司。

明代，沧州州治由沧县旧州迁至长芦镇（今沧州市区）后，沧州中心城区紧邻运河的地理优势，以及黄骅等沿海地区日晒时间长、海水含盐度较高的资源优势，更是被政府充分考量利用，沧州盐区由此迎来历史鼎盛时期。明廷在沧州运河边设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一批盐运事业官方建筑也随之应运而生，南川楼、盐运所、盐运司、盐厂等，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产物。

在沧州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吴树强提供的万历版《沧州志》州城图上，记者看到明代沧州砖城西城门外运河东岸一线上，从北到南就画有盐厂、长芦运司、南川楼等图形。其中长芦运司在迎薰门也就是小南门内，毗邻城隍庙和大察院，大约为今水月寺街新华书店位置；南川楼位于当时的批验盐引所内，该所为官署机构，负责对盐进行掣验，过秤称重，以防舞弊；盐厂则位于永济桥东南一带，即今四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所在街道的北端。大批盐运官署建筑的存在，昭示着明代沧州古城盐业经济的兴旺与发达。

盐关乎国家政治和稳定 长芦盐改煎为晒开先河

古代社会，小小盐粒一直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与生俱来的调味品的自然属性，而是披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关系着国家的政治和稳定。古籍中，很多历史记载都和长芦盐有关，其中，利用沧盐平叛挽唐朝大厦将倾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而这件事的主角不是武将，正是尽人皆知的文官、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

时间回到巍巍大唐。公元755年，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时，叛军烧杀劫掠，激起民愤。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平原太守颜真卿的带领下，河北诸郡纷纷起兵，誓死抵抗。

公元758年，让大唐雄风失色的安史之乱到了第四年。为抗击叛军、保证战略物资供给，身为河北招讨使的颜真卿，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一招扭转战局。《新唐书》是这样记载的：

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峿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

这段话大意为，颜真卿带领唐军抵抗叛军时，于唐肃宗初年采取了官卖食盐的方法筹措军饷，这一做法被其他将领效仿，成为当时唐军筹饷的重要措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沧州改为景城郡，所以，其中的景城盐应指沧州盐。

战争考验的是国家的实力，也考验着臣子的忠心。明明是文官出身，颜真卿却在无人可以倚仗的绝境里，崛起成为河北地方抗击安史叛军的主要势力，不得不说大大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这恐怕正是司马迁所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揭示的道理。

长芦盐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到了清代，盐课和田赋、关税成为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三大项款。因此政府对私盐无一例外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可另一方面，很多胆大的贫苦百姓，为了生计，往往会铤而走险，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为此，朝廷经常会下发公文予以打击。清《新修长芦盐法志》第一卷，记载着顺治年间的一道谕旨：

兴贩私盐，屡经禁约。近闻各处奸民，指称投充满洲，率领东兵车载驴驮，公然开店发卖。以致官盐壅滞，殊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禁，如有仍前私贩者被获，挞八十鞭，其盐觔、银钱、牲口、车辆等物，俱入官。巡缉员役，纵容不行缉拏者，事发一体治罪，特谕钦此。

从上文可见，当时官盐和私盐势同水火，一些人打着官方旗号，公然售卖私盐，以致造成了官盐销售受阻，于是朝廷震怒、屡次禁止，并制定严酷刑法来遏制。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一些执法者官商勾结、有令不行，朝廷也一并训话警诫。

随着政府的日益重视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明代，长芦盐的生产方式也迎来历史性变革。西周至明初，沧州盐区以煎煮方式产盐，煮海为盐，万灶青烟。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前，沧州盐区开始改煎制为滩晒，开长芦盐区改煎为晒之先。据明章潢《长芦煎盐源委》记载：

……海丰等场产盐出自海水，滩晒而成。彼处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来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令灶户高淳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则水干，盐结如冰。

就这样，沧州大地上，除了万灶煮海的制盐景象，又增添了千场晒盐的新历史画卷。

昔日盐运码头变景观码头 沿海产地盐化并举多种经营

走进沧州市区盐厂遗址，只有一块刻有“元明清盐厂遗址”字样的卧石。石上正文写道：盐厂，为历代长芦盐运司用以堆贮生盐，掣放配送熟盐之所。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日本使者策彦周良记载道：“门前盐包多了，不知几千万包，一包每四人拏之。”乾隆《沧州志》谓此地“每遇掣盐，人如蚁聚”。

从这段文字中，记者似乎看到了这里曾经的制盐、运盐的繁忙景象，住在小街子的穷苦劳力，喝一碗羊肠子有了力气，扛起重重的盐包，小心翼翼送上漕船。但随着铁路的发展，运河渐渐失去了主运输的功用，这座盐厂也从此失去了往日辉煌。关于这一带的名字，沧州地域文化学者孙建说，依据古文献记载，这里的名字应为“盐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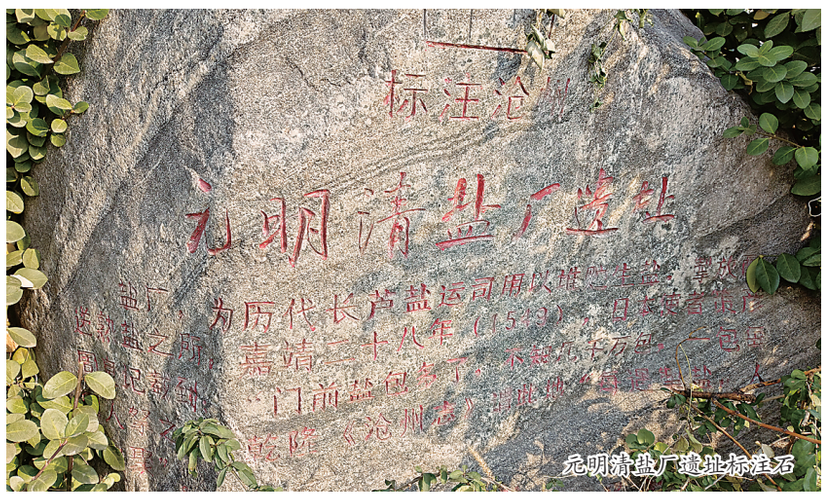
现在，盐厂旧址已盖满错落的民居，通过这些低矮的房屋已很难想象出盐厂旧貌。唯有蓝底儿白字的老式门牌，还隐约诉说着往事。很多探访者到此，未免怀念感慨，感叹旧迹全无。

但记者看到此景却于遗憾中生出一片欣喜，难道不是吗？昔日苦力们装卸盐粮的码头，今天已变成景观码头，是“沧州大运河水上公交”的站点之一；昔日沧州西城门外的荒滩旷地，今天已变成了错落民居，而沧州盐区生产的盐已不再经水路运输，四通八达的路网可以将产出的盐迅速运往全国各地；昔日的运输通道大运河，也随着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而面貌全新，这段3公里的盐路也变成市民亲近运河、感悟运河文化的中轴线。

今天，沧州盐业已走上快车道。历史上，明以前，沧州盐区只生产原盐。明初才开始生产加工盐——砖盐，砖盐每年产量有定额，明代有210块，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增至531块。新中国成立后，黄骅境内民营小盐滩年产原盐增至约4000吨左右，上世纪50年代建立黄骅盐场后，原盐产量逐年增加。改革开放后，黄海盐区紧跟时代，以生产海盐为主、盐化并举并实行多种经营，盐业取得进一步发展。

走在黄骅沿海地带，你可能会邂逅那一方方亮闪闪、白花花的盐田。这些盐不仅仅是海水的结晶，更是人民智慧、辛勤的结晶。走近它，你一定会闻到盐的味道、风的味道、海的味道、时间的味道，感受到沿海人民的勤劳、坚韧、朴实。如今，这些品质正在变成沧州人民新的精神动力，凝聚成新盐业文明的美丽底色。

昔日盐运码头变成景观码头



元明清盐厂遗址标注石

12月2日，“艺林华彩——郭亚林、杨蕊书画联展”在石家庄市任源艺术空间开展，我市两位艺术家的创作受到省会观众持续好评——

在传统中审慎突围

本报记者 魏焕光

在12月2日的展览上，郭亚林的书法与杨蕊的工笔画，珠联璧合、相辅相成。书法墨气淋漓、奇幻多变，画作笔法洗练、色彩凝重，给观众带来了新的、有启示的和耐人寻味的审美体验。他们在坚守传统审美的同时审慎创新，在守望与前进中锤炼艺术品格，正是这次展览的可贵探索。

郭亚林1965年生于河北大城，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沧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沧州师院特聘教授。

郭亚林这次展出的20幅书法作品，都是他近期的精心之作，真草隶篆行，五种字体都有。虽是小尺幅，但给观众以大气象，既有清秀雅致的二王书风，又有雄强的隶书和篆书作品，同时还有草书作品，反映了他书法创作的个性特点和全貌。这些作品在内容上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于传统的敬畏与热爱。隶书南怀瑾《做人的担当》中“临危而不惧，途穷而志存”的名言、小楷王粲的《登楼赋》、楷书《格言联璧》中的警句等，成为展出作品的主要创作题材，他用传统文化精神涵养艺术笔墨，并用以影响引导观众。

郭亚林在艺术上不失个体创造，这种创造不是盲目和跃进式的，而是审慎而有章法的。正如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浩所说，郭亚林的书法是彩色的，作品里面甚至有一种更为绚丽、丰富的色彩，力劲骨健，精湛开阔，既有北人北碑的硬朗、浑厚和金石气息，又有南人帖学中的精心注入与灵动飘逸。他真、草、隶、篆皆擅，而且能够从种种的博采之中获得游刃、贯通，并形成清晰的自家个人面目。郭亚林的尝试可算是现代书法的一种可贵的“范例”，它提示我们如何对待古典和传统、如何对待创新和创新的限度、如何在传统审美中获得可能的创新与突破。

杨蕊1971年生于沧州，主任编辑，现为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沧州市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国画、艺术评论等散见于《美术观察》《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近年专注于沧州书画历史的研究。她是画家，也是一位绘画理论家。她的绘画有着强烈的个人标识，实现了在传统中装饰性和思考性并举的“现代注入”。

杨蕊这次展出的20幅作品，是近几个月临习中国传统绘画的作品。她告诉记者，通过对宋代绘画、敦煌壁画系统地学习，她开始认真思考绘画方向，以及如何从中国传统语境中寻找绘画新元素、如何面对传统与现实，以期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点从她的展品中可窥一斑。仔细观其人其画，你会发现，她的绘画题材很多来自传统文化经典，如《北冥鱼》系列取自庄子的《逍遥游》，鱼、水、莲、石等具有传统美好寓意的载体成为她的创作导线。杨蕊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勾线填色法，敷色淡雅，深化了画作的文化内涵，《一路荣华》《如意图》《和谐图》《三思图》等作品，都有象征意义，用色秾丽，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身的学习工作经历，又让她的作品洋溢着创新精神。杨蕊在河北师院美术系学习过油画，以后的实践又转入了国画，且精研了中外艺术史论，因而她的绘画创作经营构置、内容情趣、色彩水墨、线条渲染等，都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她的画所表达的思想和认知、抒发的情感和展示的精神境界，都具有与众不同之处。正如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河北省工笔画学会会长朱兴华所说，杨蕊创作的基点是站在了传统文化的高台之上和当代艺术的最新前沿。

在创新与守正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而至关重要的平衡关系。

守正，意味着坚持传统和原则，确保稳定性和可靠性；而创新，则代表着改变和突破，寻求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艺术工作者需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实现持续发展和成功。只有在创新基础上的守正，才能避免故步自封，不断与时俱进；也只有在守正基础上创新，才能避免偏离方向从而根深叶茂。

此次展览将于12月31日结束，而它带给观众的思考将是深远而具体的。

优美作品吸引观众目光 廉明坤 摄

《沧州运河号子》登上河北文化“大篷车”

本报讯（记者魏焕光）“运河长，运河宽，男子汉们来拉纤，闯激流，越浅滩，一条心来，一身胆……”11月29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双争’有我”河北群众文化赛事大篷车第六站来到泊头市人民公园。随着运河之声合唱团唱响《沧州运河号子》，古老的运河歌谣通过直播传遍燕赵大地。

演出当天，运河之声合唱艺术团《沧州运河号子》节目组全体演员，精神抖擞登台表演。领唱吴玉成高亢抒情的船工号子歌声，响彻整个泊头人民公园大运河两岸，10位伴舞演员“吆嗬 吆嗬 吆嗨吆……”整齐合唱，动作一致，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沧州运河号子》改编者、我市著名音乐家常连祥告诉记者，船工号子是号子中的一个种类，它的起号、拉篷号、撑船号、摇橹号、拉纤号等，因为场景不同，在节奏、速度和语气上各不相同。泊头是因运河而闻名的地方，历史上的漕运非常发达。他搜集了一些沿运河的号子，发现只有泊头的运河号子最为完善、最具旋律性，这也是他改编这个节目的主要原因。改编后的《沧州运河号子》重新填词，改编的旋律首尾为呐喊式散板，中间为普遍的一唱众和，很好地表现了大运河纤夫的劳动情景。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技艺展示、特色工农业产品展销区，引得群众驻足观看。